

千佛山下的青春，不毕业

■ 聊城 多米

22年前的7月，济南千佛山北麓的山师校园内，陆陆续续有毕业生拉着行李箱离开，踏上人生新旅程。我，也是其中一员。

离校前夕，大家各忙各的，杂乱而有秩序。我和宿舍的姐妹们，拽着青春的尾巴，尽情享受难得的几天清闲时光。白天在校园里溜达，晚上就去千佛山感受清凉。

那时候的千佛山，晚上定时免费。早了要花钱，晚了太冷清，为掐准点，吃过晚饭姐妹们就吆喝着往山门赶。若时间充足，就慢腾腾闲悠悠，中途赶上个摆摊儿的，还蹲下细细翻看。若时间紧张，就脚底生风背长翅膀，仿佛前边有好东西在等着似的。

进山以后，走小道钻树林，最后来到半山腰一个平台处，扶着栏杆眺望远处的泉城。天上星光点点，脚下灯火闪闪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无数次，我们并肩感叹：真美啊！叹完再互相嘲笑，还学中文的呢，酝酿半天就吐出这仨字，一句美言也憋不出来，将来怎么当好老师啊，然后东倒西歪笑作一团。

偶尔，我们会越过平台，来到入学那年举行中秋节晚会的山坡上，哼唱当时宿舍的合唱歌曲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：夜色茫茫罩四周，天边新月如钩，回忆往事恍如梦……

咱也不知道，入学第一年为啥选了这首具有年代感的歌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再聊起，宿舍老三来了一句：我们相遇那一刻，就在为告别做准备，聚于明月千里，散于明月千里。我们笑她：酸死了酸死了。

快离校了，一向爱睡懒觉的我们，破天荒天天早起，趴在宿舍六楼中间的平台，听千佛山上的喊山：嗨……嗨……哎……哎……声音深远悠长。偶尔听到一个尾音特别长的，就评论一番：这个肺活量好，能活九十九。若天气明朗，还能看到山顶亭子里的人影，上去，下来，浮现，消失。

就这样晃啊晃，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大姐说，我们去千佛山照相吧。挑了个多云不晒的上午，8个人扒拉出各自最喜欢的裙子套上，奔向山口。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每个人买票进了山，大约

20元一张票，学生半价。你看，曾经以为很多事情刻骨铭心，不想有一天，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
进山后，在几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下，山道旁的佛像前，常去的平台处和斜坡，我们都拍了照，每一张都整整齐齐8个人。

终于，离别如期来到。我家离学校最近，所以，宿舍里8人中我走得最晚。按照车票时间，我将她们依次送走，从北门到南门，从18路到47路，目送她们一一上车，然后挥手，遥望，发呆。左手箱子右手大包的侧影，行李箱摩擦地面的声音，箱子轱辘滑动的样子，曾在我脑海里好几年挥之不去。

待屋里剩下自己，咳嗽都有回音的时候，我才蓦然惊觉，啊，都走了啊。轮到我出门，却没人送我了。站在屋子中央，我最后一次环视宿舍，床上、桌上、地上，散落着一些被遗弃的物品，无声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我想起入学那天进门的情景，真快，眨眨眼，就要走了呢。进宿舍，出宿舍，中间也就隔着四年。

拖着箱子夹着包，出了宿舍楼，我一路向北。山师校园坐落在千佛山山脚，整个地势南高北低，校园里隔几步就有一溜台阶，平日爬高爬低总嫌弃，今天竟觉得格外亲切。忽然，我看到老三站在水房前对我笑，手里还拎着暖瓶，我大惊，冲她喊：你不是走了吗！正说着，眼前晃过一路人挡住了我的视线，再看，水房前空空如也。第一次，我知道幻觉原来是存在的。

路过教学楼门口，我下意识地扭头望过去，脚步顿了顿，一名男生夹着球从里边出来，擦肩而过的一瞬间，来了句：又走了一个。

这句话让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。

如今毕业已20多年，同学之间虽相距不遥远，也很难再聚。告别时我们嘴里说着再见，如今才知再见遥遥无期。但是，通过网络，我们时常联系。毕竟共有的那几年青春，永远不会毕业。

哦，对了，自那年后，我再也没爬过千佛山。从聊天中得知，宿舍的姐妹们也一样。

同学录 同学情

■ 茌平 张晓燕

女儿今年小学毕业，向我嚷嚷着要同学录，于是领她去买了一本。这本同学录看起来很像影集，封面和内页都设计得非常精美。我感慨道：“我小时候哪有这个呀？”女儿问：“那你小时候有什么啊？”

思绪一下子被拉到30多年前，我小学毕业那会儿，根本就没有同学录这个概念。在摄影师来学校拍集体照那天，忘了是谁提议，我们全班的几个女同学拍了一张合影。那时还是黑白照片，灰白的底色上站着几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，怯生生地望着前面。有个叫兰的女同学不知为什么那天没来上学，错过了合影，后来听说她为此偷偷地哭了一场。毕业后，有几个女同学辍学了，兰也在其中，这次缺席的合影是她永远的遗憾。

后来就是初中毕业，我们的同学录是当时最流行的塑料皮日记本，几乎人手一本，在班里接力棒似的传递着。同学们的留言豪气冲天，都是“祝你鹏程万里”或是“勇攀科学高峰”之类，有的还郑重其事地贴上一张一寸的黑白小照片。

班里女同学共有十几人，一天中午，梳头的梳头，换衣服的换衣服，顶着炎炎烈日，去了街上的小照相馆，站在一块绘有楼台亭阁的幕布前面，你搂着我的肩，我拉着她的手，对着镜头，露出自己最灿烂的笑容。照片是五寸彩色的，我们大多穿的红衣服，脸上也红扑扑的。我和好友静还单独合了一张影。我姿势僵硬地抓着一束色彩斑斓的塑料花，就像握着一枚手榴弹，一脸严肃；静则一手叉腰，头上斜戴了一顶照相馆里的蓝色礼帽，和身上的夹克衫极不相称。这

张照片现在看起来颇为滑稽，但我却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承载了那段青涩年华的记忆。

我没能考上高中，读了三年技校。毕业时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已经懂得了离愁，那段日子，似乎整个学校都弥漫着淡淡的感伤。我们去县城里最有名的照相馆，描黑眉毛，涂红嘴唇，让摄影师加一层朦胧的柔光，拍当时最流行的“明星照”，然后互相赠送。有的同学还借来照相机，三五成群，在操场上、宿舍旁和田野里留下青春的影子，留言不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，而是满满的惜别之情。女同学们的情感都比较细腻，洋洋洒洒，一写就是两三页，写到动情处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，这让男同学们很是不解：“你们这是写小说呢？”

难忘最后一次集体唱歌，文娱委员站在讲台上，刚唱了一句：“我不想，说再见……”就猛然捂住了脸，泪水从指缝里流了出来。全班同学的歌声顿时低沉下来，夹杂着低低的抽泣声。后来，经班长提议，同学们纷纷写下自己的联系地址和电话，约定以后一定要常联系聚会。

回到家，女儿一定要看看我的同学录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初中的那个本子早已找不到了，而技校的这本也非常破旧，有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了。女儿把她的同学录和我的放在一起，得意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的多漂亮！”并说离校那天要拿着我的手机去学校拍照。

我笑了，女儿终有一天会明白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，随着时光变化的只是同学录和照片的外在形式，同学之间的情谊永远不变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⑤

屋子里静极了。一只秋虫的叫声高低低传来。一阵小风轻轻地吹来，抚慰着谢榛。苏先生均匀的呼吸声，也让谢榛听到了。

猛然，苏先生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，大声说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

谢榛慌忙站起，身子不觉走近苏先生。苏先生双手用力摇着谢榛的肩膀，重复说，后生可畏！

有顷，苏先生停下来，重新坐下。

谢榛站着，小声说，谢谢先生夸奖！

你坐下！苏先生的神情突然威严起来。他声音涩重，说，我说你后生可畏，是

从你写的这些曲词里看出了你的才具。但是，你写的这些，表面上看着像是诗，骨子里却不是。

谢榛没有坐下。他身僵如木，汗出如浆。他汗水湿衣，先热后凉。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等待着苏先生的继续教诲。

半天过去，苏先生站起来。面对谢榛，他侃侃而谈，小子，你少年心性，爱作此类艳曲，声口似诗，却不是诗家本色。以后，你要广学博览汲取精华，心神贯注于诗。这样，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代诗人。说完，苏先生走到一个书柜前，找到一本书，递给谢榛，说，这是《太和正音谱》，我这里有三套，这一套送给你。作诗，必须严守格律。此书虽是曲谱，但可以借此弄清平仄。

谢榛双手捧书，凑近了看，原来此书是开国皇帝的儿子朱权写的。谢榛以前听说过此书，现在一见，倍感亲切。

弄清平仄四声，弄清诗词格律，并不太难。难在你胸中要有大的学问。苏先生继续说。

谢榛笔直而立，洗耳恭听。

四书五经不用说了，你已比较熟悉。《周易》，不去细究也罢。老庄的东西，要细心揣摩。老子、庄子这两个人物，与孔子相比各有所长。悟透老庄的东西，能让你内心安静。佛经里面有大的智慧，要细加选择后反复琢磨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史学，要下苦功去读，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前汉书》《后汉书》，还有《三国志》，要烂熟于心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也要精读。

说到这里，苏先生喝了一口茶水。

诗呢，应该学习谁的诗呢？谢榛声音低而清地问道。

盛唐，学盛唐诗人。盛唐诗人里面，自然首推李白、杜甫。

国朝以来，可有诗人可学？

苏先生听了，轻蔑地一笑，说，几乎没有！若勉强说有，那就是高启了。

谢榛听了，畅快地呼吸着。他庆幸自己遇到了高人，迷津一经指点，立即豁然开朗。

谢榛看看窗外的天色，日头已偏西。他向苏先生告辞。苏先生说，别慌，我借给你一套《史记》，是建阳慎独斋刻本，虽不名贵，但要珍惜。

苏先生说完，从书柜里取出书来，用一块灰色绸子包住，递给谢榛。

谢榛双手接住，然后贴于上身右侧。他跪下来，向苏先生磕头。

只此一次，以后见面不要行此大礼了。苏先生说。

谢榛站起来，看一眼苏先生，然后转身，快步离去。

(未完待续)